林初文詩文全集

林初文詩文全集

明 福清林 章
男 君遷 古度 編次

書

上申瑤泉相公

頃因邊吏制虜失冊言者相劘稍及左右
明公累疏從 上乞歸中外呶呶章竊慼之
謹奉咫尺之書略布去就之誼章愚不佞幸

撑聽焉益闖之馳慮先人者不以凝畜變保
業長世者不以逸廢成是故姬旦危而討賊
孔明藉而出師此皆持獨斷之議發孤憤之
烈先國家之急而後人言是以精格兩主意
諭天下東歌西祀聲施於無窮何則動不亂
誠有以相使也若夫懷譏畏觸揭罷辭勸無
樹於國不白於當世使超景頓於末步而奇
服失其幼好此一介之度非所望於大人之

等也豈足爲　明公稱哉今　明公總倫於甲第祭　帝議於丁年姚姒之舉弗尚於此矣　三朝賴塡靜百司承寬乎咎禹之施弗休於此矣徽號上于四世遐武接於二公傅丁之族弗亢於此矣出門牆者榮想丰采者傾弘膺之閗弗宣於此矣然盛飾未衰而齊觀易明姱修不倦而衆口遷舌豈名與毀隨寵與嫉會是非殊方初終不同理哉蓋聞

之啓非常之原者必有天奉直不朽之道者必有人望今天下星辰雷電之異史不絕書草木禽獸之妖吏不輟奏水旱厲疫之災民不知所盜賊奸究之釁歲無寧向此 上天之仁 聖主之福故相之藥而 明公之時也可謂有天奉矣今天下既和屬而東南之財以之屈西北之兵以之關中原之體以之舊而四民之氣以之鬱是故豪傑之士莫不

鳴劒抵掌願仗 天子之威靈秦 明公之指畫衡鶩於塞外而徑撤漠南之庭可謂有人望矣且屢自倫咎以來二十餘年受爵賞通貢市彼利甚厚我恩不薄然猶藉口屬醜生心疆埸我愈益往彼愈益來今且覆我官兵隕我命帥芟我畜土蕩我保城撫薊門關宣府攜臨洮經年而不解使 至尊爲之外顧大帥爲之中搖百執事爲之疲於奔命此

亦天人共厭之日矣夫順天者昌因人者強
失望者無親遵奉者不辯　明公何不延謀
略之客徼封疆之臣使之建兵食之算厲戰
守之務聲虜王之罪而奪其號暴諸酋之情
而謝其款因其驕攻其瑕乘其不歸擣其虛
此兵家所謂有名之師無敵之象也外以警
四夷內以帖九邊上以紓　國憾下以旌官
常遠之軼燕然跨先零近之走寧遠而捐江

陵於地下此章所謂非常之原不朽之道也
豈不足爲哉何故去之夫宴而輿圖者不可
以成勞動而干序者不可以致志是故廢不
戰不退廢不退　公不可去何則天下之執
重也今夫飼虎者厭之以犬豕而孝驅之則
必反跳而及人人或病癰而亟決之則必內
潰以至於死今諸邊之形無一不病矣陝西
乃剝膚遼東既樗腹宜大齒浸寒燕薊臂垂

委瑣也知之將不恤緯一戰不忍何宜養癰
夫虜虎也驅之不克飼之難繼莫寢處之翻
猶未也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史固曰一
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利害之途行者所睹
我怒虜怠不可失也夫操大機者不牽於雌
厝之側行願議者不震於雌黃之說今 公
攬內外之政兼相將之權主和戰之務當功
過之紀而感於毀譽寘其幾於杜門謝客辭

位而請息此非所以答　高厚完名號也且夫奬室舉師罰舟選老小人之法君子用焉今日之事始禍者往觀釁者來往者既逸罰來者不分謗是前無任人後無人儋安危之際尊在　公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寔丁我躬若謂此也　公幸熟計是故明慮情之虛實審人言之興止料國事之失得保主眷之終始居不賴寵去不遺憂則身享丘

闓而名諴於夷狄若夫上下未懷進退無與
藥所可圖委所可據是授人以太阿之柄而
自次於前車之轍也若然雖使蹈伯夷之巔
不爲高入子推之林亦不爲深何則因噎而
廢食非定利之經惡跡而疾走非已亂之徑
也閉諸道路當邊事者狃開市之便徼退虜
之伐陽守而陰和左行而右說此其爲執事
之虞甚不可不察也夫虜以殺將求我以爲

賄隱之而退是虜再克而我再敗也足以爲執事辱不退是人蒙 公而謂 公蒙上也亦足爲執事憂夫戰則爲功不戰將爲憂爲辱一得兩失 公何擇焉是故奮無悮之斷定不賞之勳獨表於昭曠之域朗然使天下可知而後去之則我 公之身名與天下敦於太山請進其說昔者荀罃晉國之列卿也一怒滅偪陽而諸帥不敢撓賈誼漢室

之孤臣也恥事匈奴求屬國數單于其主卅之二臣一心何儻儻也今　公為　天子之元老抗人臣之殊數若忼慨任國指揮使人靜則山岳動則雷霆先聲所出亦可以褫氈裘之魄而制其命若然是使漢臣不獨恥而晉卿無怒也或者謂將不貭兵不盈敵無小勝不可幸此固然然衛青一名將而崛起平陽奴班超以三十六人横行西域此豈席先

之論頗厚集之衆哉是故破官將則班衛
兄肩倍士食則家人子超距決先勝則虜可
折之堂上何則用人劫而爲戰之術得也且
夫卜式首齊介子再使義之所激其鄉若流
公試請　一人之令張六師之容倡不式
之討下必克之律千金募鼎士萬戸購禽王
豈今日六幕之廣九微之長二百三十年生
聚教訓之深無若二豪之輩來奔走於下風

者哉太公曰日中不熭是爲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順天時塡人心裂膏腴衞社稷在此一舉　公無再計昔者秦威立而應侯退漢蹟定而子房歸兩讓有辭故可上也章愚不佞竊願　明公後雎良之意而尊姬葛之行

上趙相公書

章不佞竊謂今日之事有七甚三不可知焉

大變于上星隕雷驚地變於下海嘯土圻蘗
鱗出漢 (?) 血入江妖服行都凶謠載道此異
甚也荆吳水涸川陝石焦兗冀多蝗幽豫無
草江浙諸州癘鬼晝見淮揚一帶道殣相望
此災甚也滇南之叛酋累世遼東之劫虜頻
年杭兵之奮挺閉關薊卒之脫巾驚寢安
慶之盜揺三路興化之寇警兩軍臨洮之戰
骨不收寧夏之兵聲未巳此釁甚也都城子

弒父侯家奴賊主鎭軍居制帥營卒戕長官
驕胡殺邊吏强夷逐藩王衛士譟　禁門郡
生竪兵幟此逆甚也貢途易塞武科難通臠
門院縱黷族何窮介冑起傭刀筆雜隸商賈
盈爨冠紳滿市富兒有秩貧吏無資老生徒
死壯士長悲此昏甚也漕卒疲倉廩之例官
壅祭藏歷歲幣價倒奴攢河工竭瓠子哀罰
粟輸荒政歉贖金積公支微田賦增逋需闕

驛傳省邊餉囏此詘甚也籍亡符亂營空邊削馬羸車朽弓弛矢鈍壘頹溝廢糧薄芻惡鼓衰旂靡攻怯守怠此弱甚也夫國不堪其一之爲多有此七者將若之何志曰附耳盛則外國反叅伐瘠則內兵疎章竊觀之適有此象上天告戒其或在倭今戎馬擾江干冠葢讓道左羽檄馳關外簿書委案前刁斗喧城頭絲竹蔽幕下芻豆爭軍中膏脂充橐底

此人情不可知也讖曰分不分爲糜軍聚不聚爲孤旅是故上兵伐謀致人而不致於人今水哨不出天津馬軍不陳河間舟師不具登萊車營不列眞保守策不議臨清戰令不下平壤諸所賓力惟山海一關此兵謀不可知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是故百金一士而動稱師百萬今謂餉可減而党石之死爲不感敵可摧而祖朱之敗爲無

勇北兵計萬南兵計千議奪則如償議予則如借議損則如儉議益則如奢此物論不可知也當此七甚由此三不可知竊恐亨劉復生而關白且朝鮮我矣安危之冊非 明公誰主之夫天人相向理亂不相反文武相合將相不相判是故定功淮蔡戡難漁陽討賊西夏剿虜澶淵此皆全業無異道也今經略有重臣團練有大將本兵有碩卿參謀有名

士　明公於此信可以坐奠太山然天假撥
亂之權人奉出師之令張　廟謨決庭議采
上算宣遠威百司所不敢與也昔者姬公吐
食孫弘開閤故成不憂二叔而武以得志四
夷章非天下士願　明公俛眉焉

上石大司馬書

章不敏闇於天人之際不知理亂之數然竊
觀辰象參之時事眞有可憂非過計也夫能

者圖未滋明者睹未萌既萌且滋何可忽之今天下亦叔世也災異疊見變故叢興水旱厲疫民知死亡而復西蜮於廣東斃於倭外偪於叛賊內困於苛政是故道路側目而觀釁英雄搤腕而思挺闖闖白之倡則抵掌見𡨚劉之敗則反唇嗟夫二百三十年人心何一旦至此哉抱怨憤覬功名也　明公擁天下之兵柄荷　主上之眷倚退不得結江湖

之想進不得解帷帳之勞挾太山而履春冰雖三尺之童寒心矣不以此時闢延納之門收豪傑之幟决道傍之議建域外之勛而出憂無兵入憂無食畏首畏尾不一展布甚非所以愛　國家而完身名也夫治亂人所生也兵天所制也是故太公之法以七十二人應天候備毛翼腹心一人爲上謀士五人次之次自天文地利以至方術法算之流莫不

第舉不敢廢一令閫外之臣幕中之客能具是乎抑猶未也竊見市名者嘗公門樹寵者援私黨所謂武帥非餓虎則喘犬也所謂策士非僬驢則狡兎也此雖千百輩何補於軍數矣昔蔡澤一言而權卿授印鄭侯片語而辱子登壇夷吾以檻囚爲霸佐孔明以耕夫稱帝師此非遭深知蒙顯拔懷報施而攄生平安能定社稷之功垂竹帛之號於不朽哉

令　明公求人若渴吐握之道畢矣聽言若流山澤之量隘矣然而四方英猛未有至者何也後管葛之才不先范蕭之舉也竊謂朝鮮不復夷氛甚惡寧夏雖平虜燄益張而我師不滿十萬食不具信宿車不成壘馬不蔽隧旌旗不出塞樓櫓不渡江且賞罰吝而名實乖士氣不奮而羣不逞之心生不知　明公何以處之語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又曰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悉四海之財力奉一人之威靈集羣雄之冊而總之以大司馬之訓東征西伐何嚮不可然而得一士難也伏惟　明公圖之

上周大司馬書

昔陳平以六計佐軍孔明以七擒服叛陸賈以寸舌結遠班超以數卒立威所樹不同用要一也是故將能任人則折衝堂上士得乘

時則表蹟域中豈不偉哉然而累世不一見者遭遇難也是故魏無知爲曲逆良媒徐元直爲諸葛賢介當代頌功永古載誼此乃公侯之舉儒生之望也若夫投筆而去裝素而還班陸直前驅耳豈敢讓哉邇者潘酋逆命逍癰不逞王命討之制在我公是周公東山之旅方叔南荊之師也詐將奉壯猷三軍歌碩膚良賈待價具孩擇媒某至不肖固亦如

之然松楢之林不問樗櫟棋槙之廐不收駑駘是使蟠木擁萬乘之器而駕絕千里之望也是以彝戚叩角百里鬻皮蘇秦掉舌范雎裂顧馮驩彈鋏毛遂奮錐揚雄獻賦李白投詩王通陳策韓愈呈詞此皆遭時之異然而致身之他岐也某生不辰然已逢明公矣

上某公書

昔者鍾儀援琴於晉景越石負芻於晏嬰鄒

陽上書於梁孝江淹陳詞於建平此數子者皆能攄忠信之惻動哀憐之情解縲紲之辱彰知巳之名豈拔言之獨善亦采聽之兼明也若夫鴟夷浮江靈均沉湘申徒蹈河徐衍入海卞和刖足史遷腐刑中散下獄士龍棄市梁鴻竄跡張儉投門皆使悲音流聲詩哀顏照簡策怨氣結星霜愁魂塞川嶽壬人細類快睚眦於一時壯士烈夫懷慷慨於千載

不亦傷乎某不才上之不能紆朱拖紫附王公之榮次之不能乞升斛斗具左右之養內之不能豐田高宅得閭里之光外之不能肯酒嘉殽娛親朋之意高之不能入山逃林追修潔之侶下之不能攀車迎馬爲徒隸之役大之不能抗對高揖動權貴之門小之不能和光同塵遨鄉曲之譽文之不能立典陳謨潤太平之猷武之不能投筆請纓成慷慨之

烈以是而欲與世爭輕重潔短長是宵光與燭陰爭耀昔邪與靦餘比膽焦冥與圖南較形坳堂與無底量波也其知分審矣且人之生也氣有所拘則窮通不改志有所囿則生死不化是故伯夷采薇子推抱木嚴光把釣仲蔚閉園叔敖去相而不悔於陵辭公而不爲囿有所激於外亦有所植於中彼烁富貴且不足動況其他乎何足怪也其入嬖罔

書則竟日嵩目歷都遇名山則累旬滯跡眺望川原則發三歌之嘯徘徊風月則下一哭之淚侍長者若金狄之緘口對羣輩若泥偶之垂頭況無詹何便蜎之給足以悅衆口無方朔枚臯之滑足以悅衆耳家無宿糧懷有險刺以此欲求媚於世免謗於人是龍廉希閭須之寵款段索纖離之價也不亦難乎夫仲尼至聖貉稽至愚愚者有謗聖者無譽察

倫品之所立究齊情之所趨此其其極致豈論其餘哉然則士有不易之評人有難執之議非聖賢之度莫能觀過而知仁也是故孟軻不以通國之稱而罪匡章云云此皆云云若夫狗其疑似而不察其本末是隣有竊鈇之子舍有盜金之郎國有匿珠之臣里有盜肉之媪曾參殺人而王導賣友也不亦寃乎曾聰孝孫逐孔丘宋信子冉因墨翟直生受疑

於盜嫂卞氏見怒於獻璧語云聚蚊成靁鑠金銷骨讒人之害自古若之然美惡在已取舍由人窮通有命愛憎何情故鍾離春醜女也入宮則貴王明妃美人也嫁虜則賤且士之相知豈必貴賤百里乞食而相秦甯戚飯牛而伯齊古則有之其何望焉

與李僉憲書 代

伏惟台臺雷開龍劒斗邊紫氣長蜺霜動豸

慓海上𤇆氛坐𥧌是　帝心之所獨簡而公
挃之所全歸也其也以樗櫟之林厠鴛鷺之
末以孫子之分奉門墻之役得御則榮比登
龍蒙拂則價增顧馬曩奄都亭既厚幸矣茲
者偶抱犬馬之疾困趣山林之思過里而梓
桑多潤澤入門而邃草有光輝豈非日月之
隙照而江海之波及至此哉所恨伏枕不能
攀星軺采薪不能致野芹謹上咫尺之書佐

以筐篚之儀致云恭敬聊布腹心儻赦其不閑於教訓而無麾之俾委於草莽是使衰蒲生色而病鳥歡呼能不勒頌青山而銘恩丹府哉瞻戀尊慈伏乞台鑒

與梁霖霱兵憲書

暹羅之事明公知之必無益也無名無威益武人不知大體司馬公一時爲所動耳恭欲繼以一疏而不得大主持恐當事者少書生

也明公起海南歷塞上譚及倭虜一言一令
肯爲直請于上或先通之司馬公注意行之
使不才希踪犬子而左右者笑涓人是亦千
載一時也詩一首幷疏草上司馬公書奉覽
書曾因相知者致之集至此數日不知有何
說財教幸甚

與萬開府書

明公秉文武之資總將相之略天下士傾心

有日矣今以六七年難定之策一旦舉而奉之左右孰不謂 聖天子得人猶惜其摧毀不早哉壬辰之冬章有一疏欲以義兵從海上伐日本當時亦自謂鯫生狂譫不謂今日乃爲破倭第一籌章不恨諱不用獨念 國家之病極矣頃因二三同志相許繼以二疏當事者非無見知然而未有慨然任之者豈鬼神厭關白欲盈其惡而使之自斃耶抑天

以千百年不賞之勛待明公耶竊謂明公蒙
主上之特簡當人望之素歸周公東征之
頌在此舉矣頃從貴戲下某將軍譚謂明公
乃大延攬令人翛然有扳附風雲之想章不
才明公能郭隗之致天下士乎竊謂倭小而
狡以爲易破是夢人作醒語也以爲難破是
醒人作夢語也難易之間辨覈見獨斷之士
莫可言者是故明公有此 命則章等雖疏

不卑矣謹以揭帖奉覽伏惟左右少垂省焉

荅張錦衣書

讀足下來書與詩竊令人有輕煩牧而薄孟嘗信陵之意何也料敵無近好士無遠才高義盛兩無前也僕不才獻賦十年既傷未遇負鋏四方又愧無赀項者見夷狄之橫感時事之艱不勝孤憤欲出一奇蓋謂不勘王師不假官廪遠可以遏日本之衆使不敢合而

出近可以牽朝鮮之寇使不敢分而入譬之
捕鹿或角或犄以佐三軍亦當一鼓然握筆
而籌者書生之節也仗鉞而御者將軍之烈
也且伐遠非偏師之謀結旅非一士之義若
使足下登壇僕入幕收燕趙之望因閩越之
力揚絕域之威雪邊吏之恥虜名王報天
子取金印裂茅土使海上識異人而天下稱
男子也豈不亦快哉奇乎昔伏波標勛於交

趾藥師紀績於高麗千載一時願足下勉之

與徐勳衛公書

明公抗公族之望負好客之名天下士景慕有日矣所恨某不才向以孤狷無脫屣之門令以窮愁無彈鋏之路幸得與某君者爲患難友豈不爲其翩翩然爲明公馮生可因以仰首一鳴於左右哉然而懷誼積想且經歲月竟不敢以一刺勤閽人者知分隔也而忽

有責使之臨兼以大惠之貺則所謂趙宣子之於翳桑晏平仲之於越石意不過如此如此矣飲誼醉心顧分生媿撫膺頓足涕泣隨之然而僕果有罪乎鑒償金之情援乞火之事明覆盆之冤賜然灰之德是明公之大誼非罪人之所敢望也遙企尊慈九頓不盡

與孟連洙秦府書

章不才少無戚態長乏貴交一忤上卿遂辱

丁亥給假剃髮歸山則悖君師之誼欲乘桴浮海則傷父母之心悲已竊思之士屈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是以管夷吾遇威公獨興霸烈越石父逢晏子並受賢名此三齊之顯事而千載之休譚也側聞邢司馬公負東表之望總南征之旅廣延攬之路拔廢滯之器此管子解檻班生投筆之日矣章雖書生哉然五尺之軀可以許國三寸之舌可以却敵且

兵家固其素譚夷情亦所略覩至於上馬草檄下馬作露布廼其餘事不足言已若得因左右出縲絏置之書記列之參軍雖相如之通邛僰介子之斬樓蘭馬援之征交趾李蹟之平高黎事可爲也何有於播酋乃以勦制帥哉若然是使枯木樹功而汗竹書德旣出孟夫子之門不道晏平仲之事矣

答誠意伯右圃劉公

僕孤生也未得出君侯之門執下客之禮然向在都下每讀君侯奏議見方略甚奇與令弟文學君數相過譚君侯意氣甚眞尹都護出鎭時曾爲草薦疏首叙君侯疏雖不果上然而慕君侯威名甚重是僕不才奉顏色於文章注精神於左右也非一日矣今者縲紲之夫何可爲君侯道哉窮愁數言得蒙矜察且辱手書褎示勤懇是使越石父再世之知

而晏平仲失千載之名也能不令人泣下獄

禁近嚴修謝遲慢遙望台光寔多惶悚

又

每讀大疏知名公心事與日月爭光久矣幽

室之人謬辱垂憐兼之厚貺此誼不又高浮

雲哉獨念不才止以忤貴人墨議即欲自合

必不敢復攘臂作螳螂狀倘仗太山之力得

然死灰於旦夕雖爲執鞭所欣慕焉

又

邢司馬用情我公之力也所以未得盡解趙司寇公有說焉尚賴尊慈爲終全之闓　皇上有推轂我公意不日當奉談笑青油幕下矣豈不幸哉抑聞將相調則士附以平和之氣發匡濟之略此公所急而僕所以報國士之知也少賜垂聽幸甚

寄林立卿書

足下棄我去祇令人增慷慨已故數年以來不敢致一言於左右者私心誠相薄也然每對人前未嘗不稱及每獨處未嘗不念起繼以泣下足下安得知之足下既入太史公記室叩首信眉翩翩青雲之側矣又安得有僕乎然僕之生平足下所諒今日之寬足下所親暱如僕者誠不列于士君子之林也豈非自謂負俗之累而多口之傷者耶復不自誠

欲效昔人立功異域故去歲有平倭一疏不謂奉檄南還中途疾作留淮上經年幸不死入南都自歸司寇請罪而行遂作縲絏中人矣所苦五載兒荒一家零落雀羅旣盈橐饘不給圜墻內外骨肉燕越病囚相對終日酸鼻天乎天乎何千金之子能制人之命至此也司馬遷有言禍莫大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僕始不信迺今知之雖幸物議之明未保

貴人之意恐貽金華之羞不敢邀先達之寵
是以鉗口待命垂首居幽四顧無與誰可告
訴獨與足下數千里外致一慨已足下儻有
僕乎倭之動靜近復何如若封貢之議一决
則辯士謀臣不爲無事足下有志功名此正
乘風破浪之日也僕有故人某爲京營壁壘
將軍其人智畧似衛霍而推賢下士遡之[illegible]
下以僕事相告必不難出一奇爲我解[illegible][illegible]

也是使死灰復然千載下再稱縲絏之知已也僕所舉歐將軍諸君所善丙卿兄弟輩足下為我一一訪之嗟夫古今人不甚相遠此豈無一二朱家者流哉囚首病軀臨風欲絕嗟嗟立卿能不動念

寄林大佐

吾大捷具魁礧之狀持揮霍之才希封侯之烈立亢宗之名豈不亦偉哉時不行願年不

不畢志傷已亦可悲也為唐易老李廣難封
固性命之獨舛而英雄之長哀哉且仁不必
壽義而無兒此天地之尤無知而人情之所
甚戚者也嗟嗟而人不應備此然則遺腹之
徵豈蒼蒼者猶未慶之耶不才與有叔姪之
緣兼之意氣之列客中聞訃祇有驚悼不知
吾姪同氣之傷更當何如也一奠之致豈足
為情天涯相望於邑不勝

與王如皐年兄

弟不才爲我諸弟兄辱多矣何敢爲足下道哉然平日寡交與不事產業一遭顛沛便爾不堪妻號寒兒啼饑槖饘無依綈袍誰戀悲哉悲哉足下知我能不一動情耶獄書未上死灰難然敢令犬子告之閽人

答黃序賓太守

昔元微之旣失崔氏女有一絕云曾經滄海

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

半緣脩道半緣君此意正似林生今日每一

吟之悲不可止勿復論已然乍脫縲紲如鳳

出籔更思翺翔霄漢周覽八極舒十年之積

憤寄千載之曠懷不復能蹉跼屏息逐燕雀

盜食籬薄之下又以天地爲囹圄也是以過

名都則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彷彿彿

若夢中入華胥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滅六

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流不堪一嘆嗟夫園
囿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獨吾徒行樂
之感哉足下領專城託千里之命若使桑麻
蔽隴雞犬比隣清夜月明歌管鼎沸豈令林
生寥落如是耶城歌館蕭然一窮巷矣昨在
何公子席上獨見一劉生者若孫長花容之
流自言曾以事得覩五馬郎君之面於黃堂
之上雖色授神與竟不若相逢陌上桑間令

人又發一慨足下試思今日欲得班婕扇致信於燕市青樓其可再乎無復怪林生已然足下知林生之樂而不知林生之悲

寄李靜齋

廿六日行匆匆不得再面爲歉次日舟泊青山口風潮大作非藉足下餘庇則僕輩六七人盡爲魚鼈矣此已有天幸敢復道苦乎然行李半爲無用路資都爲散盡行程又爲擔

闇奈之何奈之何更生巳喜復不免有許多
苦郎知命者何以處此所幸足下爲芳隣僕
得寬幾分家慮矣前途之計更宵爲一籌之
乎危困至此或亦當亨稍得揚眉寧忘刻骨
燈前草草惟足下炤之幸甚

又

此曹皆以僕爲功名世利之徒故敢以得失
榮辱之說臨我不知其朋黨欺國罪浮於羅

吉之菁矣僕所以隱忍未發者蓋自有說非吾閩無人至此也然當此之際足下不容爲我周旋一二此可以愧乎下井落石者流矣誼何高哉誼何高哉每家中書來輒令人感激流涕草草附謝餘不盡

與王生

不才累足下犬馬所不能報也然漂母一飯韓侯千金此亦常理無足怪者不才之事幸

已可知豚兒與小壻九江之行願足下慨然更不吝一助行李是使人慕誼無窮也敢忘終始

報李靜齋

語曰予不期衆寡期於當戹此正今日足下於僕之謂也感當何如前途事俱不如意然亦且行矣又奈之何兒輩愚劣百凡更賴指引惟以通家子之誼視之何如草草復謝懷

惡不能多及

與趙水部書

某末奉長者之訓然而想丰采慕意氣有日矣不揣以不白之詞干左右之聽左右者不以爲罪而垂之大惠以周之此所謂隊蔡之糧而縲絏之知已也某之寬固多憐之然恐未有排衆議而爲之破成案者必若赴闕又恐司奏者見阻如前奈何某向者嘗以平倭

疏得一拜公相階下且上書一封詩一首少竊顧盼之光矣幸得一言爲之譚及卽某不才而公相方在吐握之時或亦以某爲愧而振拔之乎一言活一家此陰隲比于公不淺也惟慨然賜之

又

公心跡已明眞足使含冤者一快也嗟夫公旣知法司之情矣亦曾聞某之事乎幸今當

道者多見營適此大議不獨解綱之時實然厥之日也公一言九鼎肯為隣婦乞火于故姑乎仳僞入房能生外望感恩之心雖死不化

與李如真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為長者言然長者有道之士也寧忘鄉者為御車時乎

與何黍筐

足下父子名在鄉邦久矣然不謂張羅之門有跫然之音也倘可爲力幸毋愛一舉手嗟夫雀知啣環蛇能報珠僕即不才人也

與錢叔元

不見故人十年矣一圜牆內外猶作天涯悲之悲之

與黃使君

非之冤前世因也願足下大發天人心速開

地獄尼駕慈航于苦海如脩烟水之亭吹陽火于死灰勝黙寶珠之塔嗟夫趨人之急甚巳之私任俠之流君子不道然其事亦難而其名亦不朽也特令幼子遠渉長江因首病軀臨楮嗚咽

又

吾兄實令我入獄然而實造我也不才何言有感而巳嗟夫十載風波兩年縲絏窮愁之

狀已不堪言然每聞太母起居吾兄勁健亦可一慰使君坐黄堂驅五馬卧理之暇心中亦復有故人乎東歸行李敢以勞執事者

與覃東隱

小作已付刻得假數簡以布罪于四方是大愿也北信未知獄中秋氣爽然矣悲之悲之

答金壇少府王奎前年兄

弟不諳世情以滋口語罹此大辱爲兄弟羞

每想故人存没升沈二十餘年便爾如是幽室之中四傾無與時一念至但爲涕零幸諸貴人稍加憐察頃奉恩例得從寛罰而我員直指公俯存鄉誼用力爲勤雖鎩羽蹶蹄尚苦縶縛然而感恩實同再造矣使者之臨是然足音乃知道駕相去不遠既奉大教復拜厚儀悲感交集如何可言草次附答情詞不備且夕出獄或可候教

與何維聖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怨其過魏尚獲戾馮唐恕其冤僕無絳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司寇公知僕之冤作得一疏莫可爲辭幸足下爲終圖之

與丙卿大來書

魯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僕非有布季之罪二君何難爲一朱家語云

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僕雖不才亦足下之善人也足下能朝食乎

答許叅軍書

維揚爲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敝焉足下安所聞及窮愁耶

又

嗟夫今天下豈有舉于士者哉足下亦以是觀僕已僕不知兵何以報知已數言不次聊

以復之當道看何如

與錢別駕書

令姪別時道足下不忘故人有死生肉骨之意即甘比部公數數用情亦有所自感激如何可言北邊事幸得一二當道者憐察奈奏府不以聞不知何故然而尚有待耳縶禁逾年貧病相逼妻孥在望饑寒亂心大子不識進退唯足下哀王孫焉

又

聞足下有藩相之命得無薄之乎膠東長沙皆大儒事業浮雲富貴豈有限量顧足下游然行也今時事方殷當權者焦心蒿目日昔不足得從賢王時覲授簡優遊文學之間不猶愈乎僕之進止定于此時卽不得一洗而去亦願士君子之知其心已凡可爲情幸毋自愛倘膾餘之魚猶噴江湖之沫是足下之

波及無涯也

與某書

士之不幸昔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寃也雖為言矣得從寬罰豈不感恩然放鳥于籔猶縛其翼縱馬于逵尚縶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翳蹄不足為惜足下憐我亦令我媿嗟夫造物固有所忌於我何忌患難固

有所成於我何感不敘所云是勗我也雖不敢當寧忘大德

答吳長卿書

鳳皇之在千仞不樂也然使之久于籔中則悲甚矣僕與足下何以異此僕旣出辭多稱寃者然欲其爲寘于越石父之事則未敢望之也足下何以爲我策

又

使今日有築壇推轂如足下所云云則僕爲駟馬行久矣豈其淹在因讀諸策草只增感慨然亦自有用時願足下自愛也

與施學博書

僕從獄中讀楊太史公會語始知足下在中都竊爲中都人士喜得賢師長又爲足下喜得奉太史公之教也夫以足下高明之資一旦聞性道之說正所謂時雨化之者其文章

政事豈不日班班矣乎然又聞諸道路謂足下與高別駕頗有違言僕不敢信也竊聞之別駕公長者足下與之官同地又同游大史公之門正宜以道相上下爲中都人士表豈宜有此倘有之非所以奉太史公之敎也僕與足下有姻友之雅雖不敢信亦不敢不告幸足下自愛且無以僕爲誕也嗟夫使僕叅得侍先生長者奉其敎若太史公者豈其沉

冥至此足下曾聞而悲之乎惟有以告我幸甚

答張中秘書

孤生忤貴人便當有今日敢稱寃哉敢稱寃哉窮愁數言聊以布罪僕非長卿流也楊得意安敢望足下下風戒敎之恩已同骨肉伏賤感泣不知所云

與王中秘書

某不幸有口禍我公未識面爲之泣下此仁人長者之誼也有道之世固無冤民然其之獲罪則所謂曾參殺人者見諸高明幸爲一白

與傅八石年兄

頃者附差船北上不謂反爲所誤卒卒不得奉別遂作廣陵滯客月餘於此計無所出得左右者之言爲見諸郡中長者或使張儀有

人秦之資而馬周無新豐之困也其非其人何以報知己然而我年丈之誼自矣不揣冒瀆台照幸甚

答戚南塘

戇非汲黯靡攻擲於將軍俠豈馮驩揚短歌于公幕

簡友人

昔泛東湖之棹草色未匀今登北極之樓蟲

聲已切念過客之不待惜故人之將分聊具

一尊幸勞二妙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開北海恣賞西風

又

十載宦游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盆悲

哉足下何以堪此

答歌者畫扇并詩

聡此齊紈染以楚蕙展之則明月半輪照人
悦面揮之則香風一握滌我煩襟況乎新詩
瀟灑別話殷勤薛校書蒹葭之辭幽情尚淺
李道姑薔薇之句麗思非多不謂一時迺得
二絶雖江珮之贈未足喻其奇而彤管之貽
豈能希其美哉嗟夫羅敷有夫既謝使君之
意玉簫不死曷慰故人之期勉事所懽敢忘
斯眷草草裁答不知所云

與傅民部八石

某不才羞我兄弟勤我同鄉諸明公感恩既盛負愧益深然念被禍以來七八年於此此身幸不死累紲妻子幸不轉溝壑亦賴一二湖海之交若所稱金陵馬公子者多也公子之先大人春汀公於金陵爲賢士夫而公子守惟凝古之俠士又以行誼著諸薦紳間爲倖公子今將之維揚訪其故人關鄰之司李

公我同鄉也願得一言奉而謁之幸藉以爲姻婭之望且因此以投門下之分不啻蕭劣使爲之介痾軀難從敢告守者公子風度兒常自喜之惟無愛方尺之席幸甚

與羅惟渥

不知其公作何面孔向人足下試因聶先生兒之倘知有林生當爲之抵掌一談也某復

又

相逢未幾暫別亦難薄暮一茶過我爲慰

又

諸君南游者待足下已久僕又待足下發定

北行之計此出不宜更遲遲也旦夕繪擅政

呼庚癸非望泛舟之役假廩人之餘足矣小

价還當乞羅轆上